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善
436
3121
云南省图书馆

第一冊



馮少墟集

第一冊

序文

目錄



馬人選心川集

公曆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阮紹文先生捐藏



公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阮紹文先生捐獻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馮先生讀中秘書拜西臺風
 節文章有聲宇內亡何言伸而身
 退里居掩關九載精研契悟講明
 聖人之學從者如歸門下士多至
 千餘人一時稱關西夫子云余適



馮少墟集

漢少坊集 戶畢

奉

命按秦得卒業所著辨學錄疑思錄
善利圖說學會約諸書十數種挾
關啓鑰多發前人所未發辨學錄
參勘源頭最為得力大要排距二
氏似是之教尤謂釋家言竄蝕吾

道然之其說今變是世印寫需悉

氏似是之教尤謂釋家言竄飾吾

道變幻其說舍筏超津即宿儒慧
士間不覺墮彼瀆中是可患也故
茲錄其言甚辨其理入微不直刻
滌末流所由失直力剖本始所由
分昔人云儒釋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此直云儒釋宗旨原隔千里絕

無毫釐之似至其言心則曰丟過
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
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
圓覺大覺之覺其言尤為痛切當
幾覲體直下信及直下就性命落
根真為數百季間聚訟之庭判未

根真為數百季間聚訟之庭判未

了公安嗚呼渺論哉竊觀先生學
貴有主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用貴
實踐摽貴祇勅不為虛恢媮縱者
所借託夫有主則應千變而不可
惑實踐則究必到而不可欺祇勅
則神常惕而不可懈屹砥柱以遏

洪流堅鍵關以楹衆會其風窸然
惡可而言不以觴見之也其于本
也弘大而闊深其于宗也調適而
上遂矣儻所謂承前啓後非聖弗
遵非經弗由好修篤至身任先覺
者非邪蓋道學肇自虞廷講學創

者非邪蓋道學肇自虞廷講學創

自洙泗至宋諸君子始紹繹章明
之紫陽集諸儒大成推宗河洛然
於呂游楊謝猶斥其浸淫佛老不
少假相友善者如陸呂兄弟亦詆
子靜子約學傍近似而涉異端嗟
夫洞宗獲真憑虛失據學術小襍

濫觴靡止意念深矣

國朝薛文清獨尊紫陽云多聞見而
後卓約弗為荒幻徑獵讀書錄令
人穆乎有余思關以西稱呂文簡
誠敬真篤正經息邪具載所著內
篇中卓然醇儻先生其濛洳呂薛

篇中卓然醇雋先生其濛濛涸呂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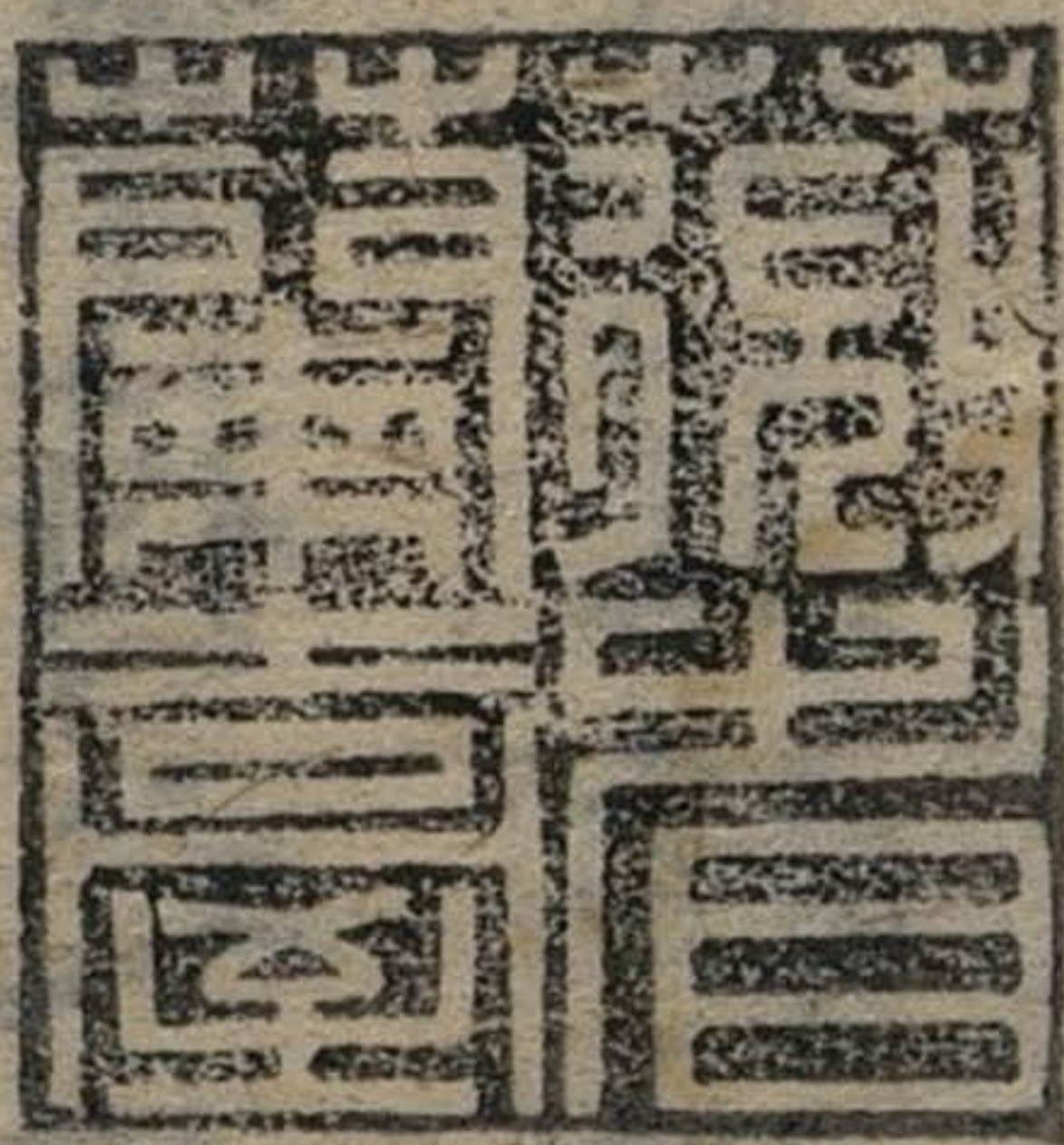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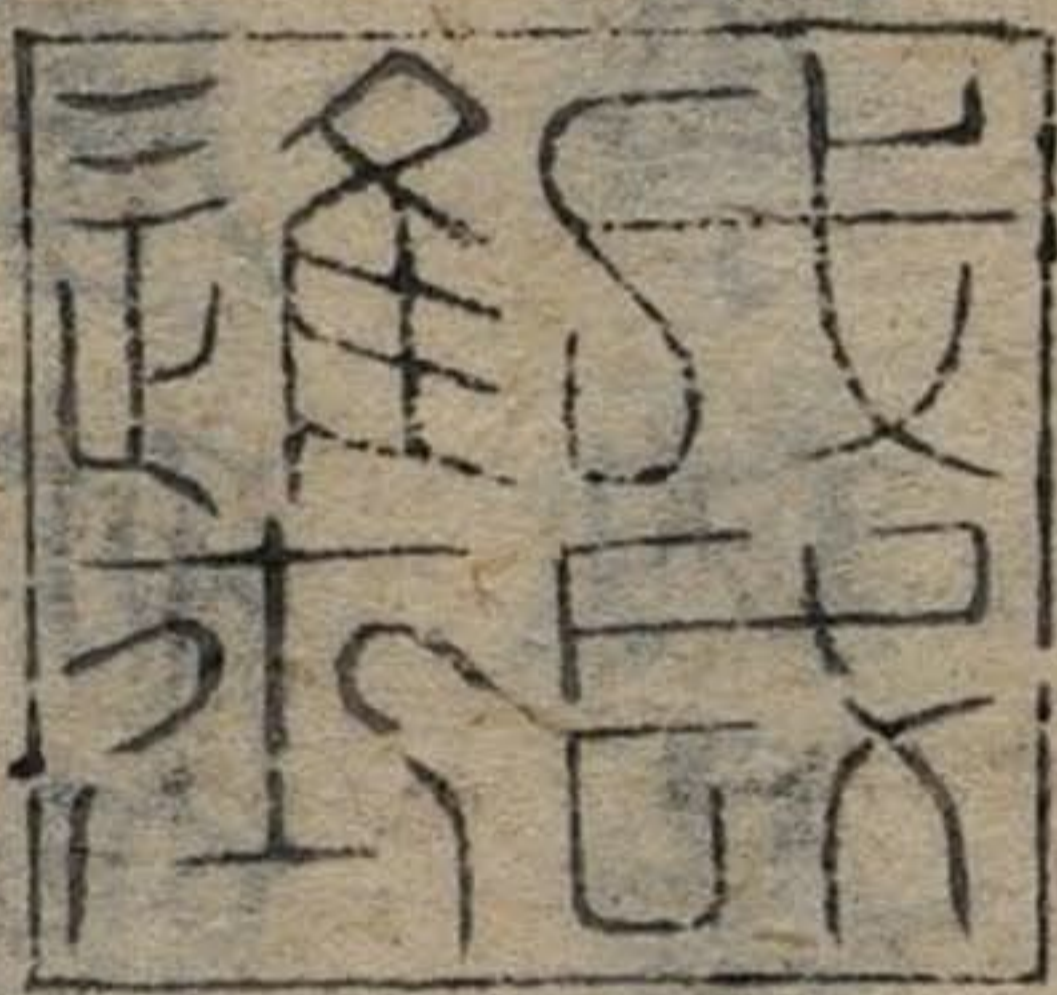
合派紫易而滄源洙泗乎是故其
辨學也脉然若獨繭之絲凜然若
春水之冰厚其防若干丈隄之不
可潰遠其畛若風馬牛之不相及
庶援彼入此推此附彼惚恍連作
誦詭自恣之言無所假途而寄其

譎今日者賴先生濬心敏行煜然
使學人耳目再一新已關中數十
季來道脉大暢文簡得輿先生超
乘俾橫渠之緒迄今布漢流衍而
不韞韞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先生
家食久

主上行且賜環虛孤卿三事待之行
將以道德為事功是其土苴將猶
陶鑄宇宙者也若夫集中諸稿撰
歌咏自爾有德之言質有其文行
之必遠故合刻而為之序使學者
知所嚮方其願可探也

萬曆壬子仲冬長至日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前奉
勅巡按直隸等處兵部員外郎中書
舍人新安畢懋康撰



付東

附東

嘗聞先儒之言曰見到孟子道性善處
方是見得盡不佞亦曰見到先生說心
說理處方是見得盡真令人心悅意慊
莫可云喻者且大集中即單詞隻語往
往使人乍泳而躍然湛思而未罄枝葉
華萼無不歸根江河益益皆可得月惟

是樸楸之筆又何能贊一詞魚以日來
諸務蝟集昕夕拮据所不能視殫者若
而旰所自甲而達戎睫不交者若而宵
又無遑問文墨之事愈覺腸枯筆澁小
序率率塞白壁言若從整敷而度高乎泰
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惟
大加郢斤幸甚

少
盡
馬
先
生
集
序

大加郢斤幸甚

少墟馮先生集序

予生平所藉以切磋者北地自吾師
青州朱鑑塘先生外則有我疆孟
公洪陽王公中州心吾呂公雲浦孟
公此五君子者大儒也我疆常挾被
過舍中人皆迂之孟先生曰予不知

鄒君為吏部郎也吾師友兩孟王公
俱為泉下人常念之潛然不禁歸而
離索日久曰安得此師友以摩切予
朝夕聞秦中少墟馮公繼五先生力
肩正學心嘗儀之會友人周鶴峒觀
察既元標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諭同

志予年而卒業人部謂學必一月

察既元標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誌后
志予拜而卒業大都謂學必有宗
吾儒學以理為宗理必操而存藝之屹
如寒求衣飢求食其誘入也如春風
煦物其拒諸說不使闖入也若操戈
禦巨寇夫使關閩學晦而後朗者公
也此世儒皆能知之然公之入微未

易知也公示曲阜諸生曰舉噶盈眸	皆是鳶飛魚躍現前篤信聖人能	無出入篤信自家始為不離卓乎淵矣	以唐一家學名者非所以觀公也道非	一人之道也必六通四辟始無所不入	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亦
----------------	---------------	-----------------	-----------------	-----------------	----------------

亟為言曰支人口三三

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

極篤信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
之秘有功吾道甚大雖不能疑無善
無惡一語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并
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公不欲
以虛無寂滅今後學步趨無據非
虛而公明而溥者安能之彼世儒入

主出奴妄築垣墼者眎公何如哉易
之上爻潛見惕功杰密矣四曰或躍
在淵者或之者疑之也疑則潤之與
天上下懸殊不疑則位乎天德天德不
可為首惟吾夫子是以當之其餘即
顏子猶一間未達元標東駿問學九

顏子猶一階未達元標東野階學九
折羊腸褰裳凡幾而隱。疑情未斷
夫一絲未斷對面河山敢自以為質
往詔來無疑公疑思錄曰吾斯之未
能疑即夫子落漆離開三何以過此
夫吾儒慮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疑
不懈九天九地何之不入顏與公終

身請事焉嗟乎華嶽峯峯造天黃
河頊洞無涯代有巨儒橫渠之後明
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稱鼎足可以張
秦亦可以張明矣予與公天假之緣
得一合并其所請事者有在顧予老
矣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知公有同然

矣莫往莫來悠々我思知公有同然

也 岢

萬曆癸丑仲冬侍生吉水鄒元標

爾瞻父頓首拜撰

直隸山陰



海州五集

卷部

五

--	--	--	--	--	--

馬少虛先生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
人有恆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
者生而善者也有恆者忠信之人也故
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
恆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
君子善人有恆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

人而比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
有恆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
事於學矣以為吾自不為不善何必更
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
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
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
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為君子與之持

宇宙而康民物然研講者必聖人之學

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
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
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
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
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
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
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
局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

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
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思測度談道未
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
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
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
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
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

有一語不平炎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

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
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
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
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賢氣
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
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
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
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載之天

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
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
與白馬非馬之辯何異愚者不必言矣
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
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
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
足以號召懦詭妄誕之徒爲斯道蠹是

以以虛先主之言是眞能學聖人者也

足以號召懦詭妄誕之徒爲斯道蠹是
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人者也
是真能爲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
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
則脩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
真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
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
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

洋々秩々也瓏璫其音者其質玉乎豈
 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
 而命為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
 先生焉

萬曆甲寅秋七月高邑趙南星頓首謹



馮少虛詩却集序

馮少墟侍御集序

道未始有蔽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焉記
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
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
以恣其無忌憚之為至其無忌憚也則

亦不得為中庸已矣孔子倡學洙泗蓋
逆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綢繆
於仁義禮樂之文諄復於天人理欲之
辨而未嘗輒及於道豈聖人不欲人之
蚤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
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陽明

二子出知其莫故以而非真誦說多而

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陽明
二子出知其摸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
迷始也直揭本體以示之乾坤載闢而
日月重朗學者當事逸功倍以直躋聖
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有不然者
何歟少墟侍御與余同館閣之遊余不
自量以學相切劘者三載乃散去諸君

子率過信余而侍御之嚮余尤篤今別
十有九年聞方聚徒講學任道甚力頃
得其論著所為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
行者詳哉其言之也而於性與天道有
不數數然者豈侍御之學而有未至歟
將別有說歟迨內覈於身心而外驗之

明輩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却之自有至

將別有說歟迨內覈於身心而外驗之
朋輩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御之自有主
謂而余之所窺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
有器守於器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
不踰蓋潛心者可繇是為上達之階而
不能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未明而務
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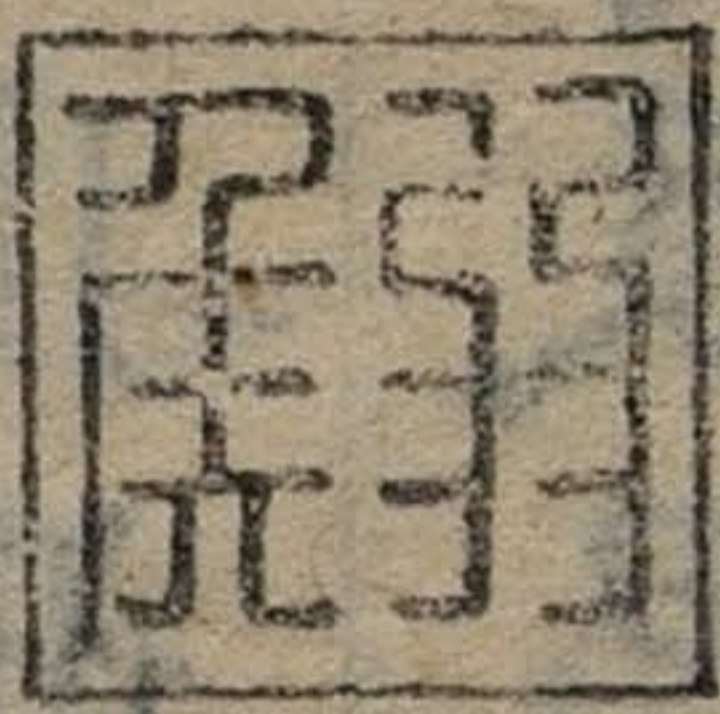
矩度而移遊茫昧反易為浮誕情縱者
之所托以余觀於世蓋往往然矣君愛
身潔已不稍以非禮自點前圖史而後
珩璜如處子之在閨其以先儒之矩矱
導揚闡繹漉膈敷賢語盡而情忠惟恐
彼之不喻於我而我不知於彼也豈將

以是為闕先聖之道之具而仿學者之

彼之不喻於我而我不能於彼也豈將
以是為閑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學者之
末放也歟雖然言所可及思所可至者
非至也言不能及思不能至而豁然還
其本心孟子之所謂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安資深取之逢其原朱子所言不
費推移而中流自在者庶幾近之矣在

侍御勉之而已余與侍御相期者遠既
以侍御之誨自勗而復以此語進觀者
將無以為孟浪之言也夫

萬曆甲寅新春瑯琊年弟焦竑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門之學至中正至平實而天下之
駑高奇者無當也濂洛紫陽諸君子
當漢唐寥寥後相與章明經術力排
似是而非之謬而聖學始揭日月而
行中間若象山陽明兩先生其悟道
蚤其見地高其平生操脩固卓然靡

間而獨其所為衡量往哲辨難同儕
指點後學者或微涉頓造徑詣夫世
或有頓造徑詣之人而無頓造徑詣
之教二先生以見地為教故其門人
得二先生精意者往往振拔于問學
名節一時稱極盛而失二先生之言
本指者或藉解悟廢躬行或喜意圓融

開方便其流之弊衛道之士不能無

本指者或藉解悟廢躬行或意圖駢
開方便其流之弊衛道之士不能無
隱憂焉而况沿波流而彌下焉者乎
秦中少墟馮公子自辛卯歲視秦學
曾識公都門比予垂去秦而公以按
宣大移疾還里嘗詣公齋中圖書四
壁泊如也予既焉悵公歸之晚而予
行之遽而嗣是公再入都更以直道

紕歸而下帷林卧與秦人士講明聖
賢之學者二十餘年而公之集始成
侍御東郊畢公按秦中亟梓行之而
予門人鄆陵令張君舜典公同志友
也持公集暨公書來屬予序予受而
卒業若闕中書院記韓昌黎原道之
篇之所不能言當與定性等書並若

辨學錄疑思錄及它論學子語嚴正學

篇之所不能言當與定性等書並若
辨學錄疑思錄及它論學語嚴正學
之防謂異端本非是不得謂之似是
而于以痛懲末世廢脩言悟課虛妨
實之病中間至言精義多程朱諸君
子所欲剖析而未盡者如云或問天
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
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益

子道性善政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
又云吾儒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
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指
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又云人之
病正在無善乃反以無藥無豈不益
重其病而速之亡乎又云人心原是
活的如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
又云易有太極乃天地自然的故無

活的如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
又云易有太極乃天地自然的故無
思為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
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若舍太極專
講無思為舍物則專講無聲臭有是
理乎又云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文王純亦不已若孔子謂我得
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謂我得矣

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
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
放開率至于流弊不可言又云謂之
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
又云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
聞道者誠有之矣未有真能聞道而
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又云不
質鬼神不可以言學子不慎獨不可以

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又云不
質鬼神不可以言學不慎獨不可以
質鬼神又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
不必另補格物傳又云述而不作不
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
明正坐一作字又云只為志毅一念
不知壞古今多少人又云克己有當
下斬釘截鐵意不行頗費工夫不能

遽拔病根然亦克已之一法也又云
問豫立之意曰豫字即下文擇善固
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又云近
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
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
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明道先生
以自解者也又云隨時變易而不從

道則小人而無忌憚是故君子無輕

以自解者也又云隨時變易而不從
道則小人而無忌憚是故君子無輕
言時公論辨若此等類翼往哲詔來
者砥頽波衛世道即令聖人復起宜
無以易斯言真洙泗之身孫濂洛紫
陽之嫡胤也蓋予二年前聞公著有
善利圖說心疑之嘗踈善利廼孟子
提醒人心最剴至語安所煩圖說為

已而讀公圖說曰中間無路曰聖狂
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
為蹶路人嗟乎此仲好先生所以為
仲好者也視象山先生鶻湖辨論晦
翁聞而心折一時聽講人士相與感
動流涕者不尤直截痛切哉公又數
舉高陵呂文簡公時時以改過安貧

四字勸學人為同游告夫改過安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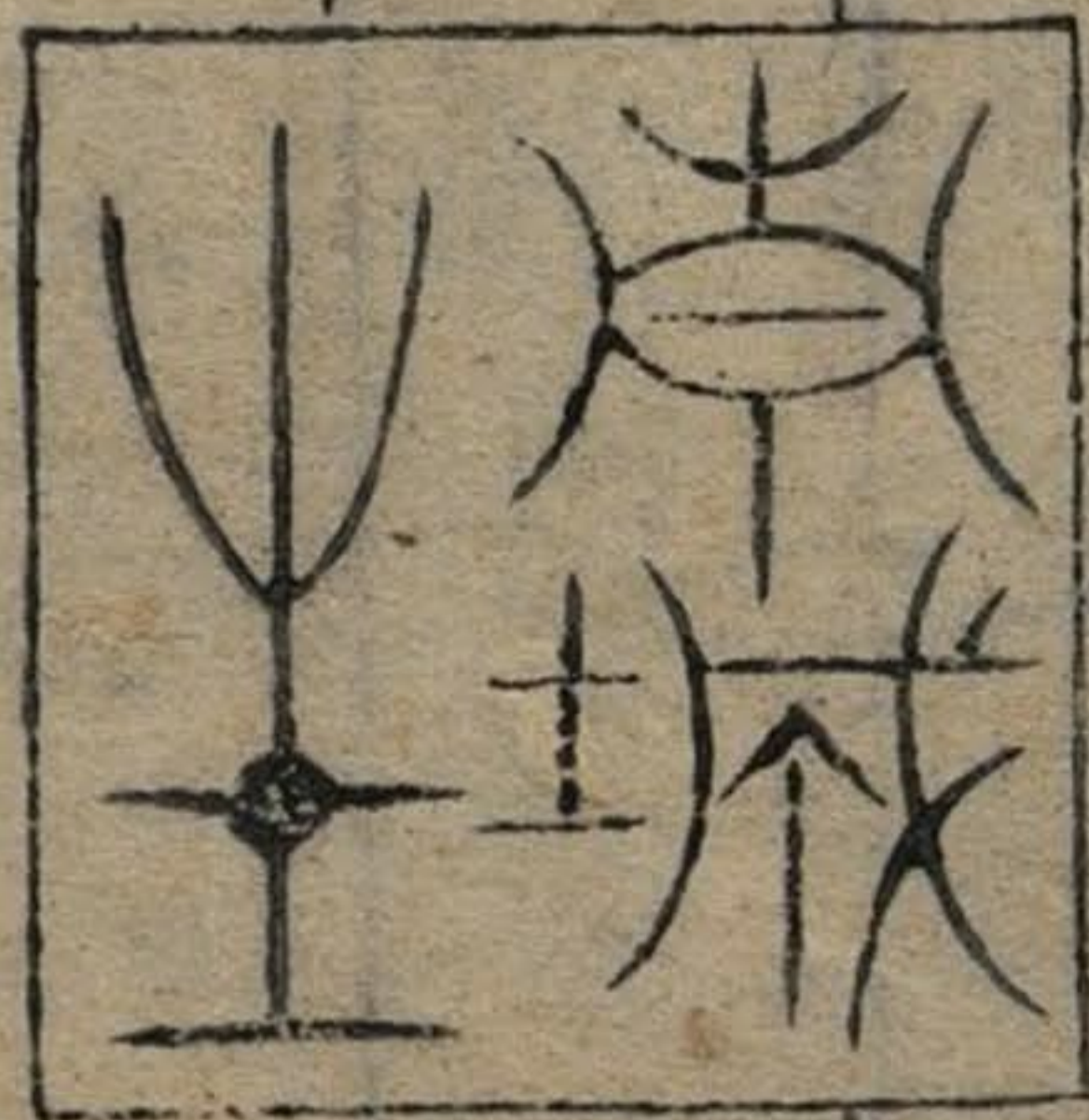
舉有高陵呂文簡公時時以改過安貧
四字勸學人為同游告夫改過安貧
二義論語六藝諸篇中蓋珍重言之
末世視為卑淺語若無甚高論者非
文簡公暨仲好先生安能為此言予
居恒謂講學非難本之身心真有以
自得為難其撰著論駁真足以正虛
幻之人心障茅靡之世教為難否則

雖言高于秋旻藻于春華柰何言學也
也公于象山陽明二家言若相辨難
實相成真二先生益友矣東郊畢公
持節省方特崇經術表章公集功在
天下與後世真紫陽先生同里若張
君舜典與公下上問辨最深研又最
精詣厝之鄢陵以政為學蔚有三代
以上吏道風其得于公之劇切者遠

精詣厝之鄆陵以政為學蔚有三代
以上吏道風其得于公之廟切者遠
矣可謂有志者也

萬曆癸丑嘉平月丹陽姜士昌仲文

撰



馮少墟集

序

姜



馮少墟先生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賢之學學為人而已而人之所以有生者獨軀壳也乎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煩教戒束攝乎唯是情滋智鑿日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故名為人而實鄰禽獸故孟子常就

其發動端倪拈出以詔天下曰乍見怵
惕曰呼蹴弗受皆卒然觸之而本心便
不容不如是應者故知卽心卽理物外
無則而踐形順則存乎其人是以大學
首揭止善中庸究歸明善蓋皆實實見
有此理為人之不可須臾離者夫然故
緝熙非寂照恂慄非苦空而戒慎恐懼
非從事於虛無斷滅之歸者夫然故吾

緝熙非寂照恂慄非苦空而戒慎恐懼
非從事於虛無斷滅之歸者夫然故吾
儒之學為廣大而精微為高明而中庸
為費而隱為微而顯為下學而上達而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輓近學子不得聖
賢以為依歸而一二好奇吊詭者影證
覺體遂以為心無善惡無事修持偈偈
焉鼓天下而趨之則性杞柳性湍水而

仁義果必成賊為矣幾何不率天下而
遍滿無忌憚哉仲好侍御力持正學刊
落詖淫自昔辛卯不敏於都下領承心
析久之繼先後以言事罷去而仲好造
日益深所著有疑思辨學諸錄及善利
圖說諸書院講語娓娓若干卷直從危
微精一闡發理會如朗日中天而近世
談空說無熒惑人耳目者掃之不遺餘

微精一闡發理會如朗日中天而近世
談空說無熒惑人耳目者掃之不遺餘
力烈矣哉仲好之功豈在孟氏下乎而
予且瞠乎後矣然仲好猶冲然不自信
屬有起予之望予何能贊一詞憶昔有
問於先文莊者曰程子謂在物為理將
理外乎先文莊曰且看大字云何夫程
子亦曰心之在物為理心之處物為義

故曰體用之謂也予恐天下或外心覓理而不深察於仲好惟一之旨故附此為請益地要於知言亦剩語耳

萬曆甲寅歲孟冬月旦安成年第鄒德泳汝聖父拜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余同年馮仲好也仲好
少即志聖人之學由庶常吉士為
侍御史言事罷歸閉關九年精思
力踐而於聖人之道始沛如也所
在講學論道為集凡三十二卷余

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此真聖人
之學也聖人之學之難明也蓋似
是而非者亂之其差在針芒渺忽
間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則能視
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則能行視
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
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學者

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
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學者
皆覲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
視貴其明耳之聽貴其聰手之持
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
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
往之覲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

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
之聰非我能使之聰耳本自聰手
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來者
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學者又往
覲面而失之於是也耳目手足者
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
者性也本來如是莫知其然而然

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
者性也本來如是莫知其然而然
者天也此所謂本體也本體如是
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脩而不
悟者狗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
物以為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
本體者之妨其脩善言本體者惟

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脩
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
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
本體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
至中非脩而悟之而徹者不能真
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
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

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
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
者亂吾聖人之學其端蓋異於此
也

萬曆癸丑秋七月錫山年弟高攀
龍書

馮少墟集

序

序

馮少墟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
為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弗
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
道而抱空質焉與土梗何殊乎是道
也其大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密無間或
輟而斷之其粹無滓或然而變之是故學

為急為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綿聯
而使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學
而有而非學子無以保其有非學子無以
復其有非共學無以共其有故

孔子蚤歲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亦難
言矣性天之奧本中有本胡以徹之
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之習情之

錮忽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遠朋講究

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之習情之
銅忽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遠朋講究
互參證以求至當相夫持而防墮落
故

孔子以不講為憂也夫道需學之需講
有不彙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顧羅世
訾昨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
講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亦艷為美稱

檐簷聊聚朝二問路歲三不越闕辟
露背而談九容揮玉塵而稱儉素於
我手何有故

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
為真學講為真講而萬世宗之無
數也少墟馮先生沉潛聖學踐履萬
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故似

闡揚剴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為講

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一故似
聞揚剴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為講
以行為學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
楚侗先生以天命之性者先生方歎訊
解其人曰竟公自之其性耳先生為
之矍然慕岡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
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上曰此人渾身
是講其志旨於論講矣亦不肖仰先

生之行有年茲誦其講道之集著而
卷而窺君子之慥也敬綴數語志向
往焉

萬曆乙卯秋八月朔日安邑曹于汴謹
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而不欲虛其
貴也則學為先學以聖人為的而
聖人之道原在吾心苟非見之徹
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即欲盡性
至命何由焉翼翼聖夙聞馮先生遊

神洙泗潛心聖學茲奉

命督學秦中得先生諸錄讀之輒豁
然曰如先生之於學也所謂見之
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者非耶
蓋余嘗讀易至於天下雷行物與
無妄而知天之與人體自無妄所
謂繼之者善也唐虞之精一禹湯

無妄而知天之與人體自無妄所謂繼之者善也唐虞之精一禹湯之祗懋文周之敬止思兼無非盡此性完此善也仲尼遠宗近述真萬古一聖矣然其志學也所志何物其從心不踰矩也矩為何物統之此性此善也而孟氏則直指本

體曰性善自釋氏者出創為理欲
雙遣之論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本
來面目而世且紛然好之遂使楞
嚴圓覺諸書與六經爭道而馳而
妙明真空等諦反俎豆于吾儒之
上其欲渾而一之者曰吾儒之無
聲無臭何別於佛其欲兼而收之

上其欲渾而一之者曰吾儒之無
聲無臭何別於佛其欲兼而收之
者曰吾道廣大何所不容然而世
之崇釋者夥矣豈惟寂滅枯槁無
用於世而猖狂自恣者卒至縱欲
敗度潰法亂紀及詰之則曰萬法
本空如夢如幻安用束縛為清談

亂晉浮屠亡梁禍實本此而闢之
者且曰儒與釋差之毫釐嗟乎惟
其有毫釐之說此異端益得操戈
也而先生推窮其本直斷之曰善
惡俱無與性善之旨迥然不同則
其千里懸隔也不在末流已在發
端此何等痛快直截也且曰人心

其千里懸隔也不在末流已在發
端此何等痛快直截也且曰人心
原是活的無善心便有惡心原無
一切俱無之理反覆發明無餘蘊
焉儒佛老莊混為一塗之弊可不
攻而破矣豈非發前賢所未發而
揭聖學於中天乎夫學患不得其

源耳惟於性也而見其善則溯觀
於天而認所為於穆矣還觀於身
而認所為降衷矣認善既真則不
善之萌也不過不已善之萌也不
擴不已發於事親則為孝發於事
君則為忠愛則為仁宜則為義通
則為智貞於視聽言動則為禮一

君則為忠愛則為仁宜則為義通
則為智貞於視聽言動則為禮一
於常變順逆則為信其寂然不動
也則未發為中其感而遂通也則
中節為和闡於文章則非虛車顯
於功名則非權術徵於廉介則非
矜激衆理萬善沛然洋溢於天地

萬物之間而燦然宣著於綱常倫
理日用云為之際譬之源頭活水
生於天一出於山下漾而為江河
漫而為湖海機容已乎不容已乎
先生之於聖學也思而疑疑而復
思辯之必欲其明而講之必欲其
透日兢兢於慎獨崇禮凜凜於利

思辯之必欲其明而講之必欲其
透日兢兢於慎獨崇禮凜凜於利
善聖狂一稟諸規矩準繩而有所
弗能已豈惟踐之實由其見之徹
也然則先生之洞見性善也闢異
端在此脩聖學在此成已在此成
物在此教天下後世在此豈非一

以貫之者耶或謂翼聖曰君何信
先生之篤也翼聖曰余觀先生立
朝以直聲著居鄉以恂恂著環堵之
室蕭肅然寒素杜門著述足不履公
庭門人耳其教則瞿然顧化其出
而任官者輒以廉吏顯翼聖謁先
生請益則瞻之儼然就之溫然其

而任官者輒以廉吏顯翼聖謁先生請益則瞻之儼然就之溫然其詞之婉也曲而中引人於善令人樂從而弗覺其詞之確也則雖子孟賁之勇萬夫之雄弗能奪焉

主上方虛公孤以待先生而先生囁囁然可以達道可以求志一切世

念毫不以動乎其中周程張朱之
蘊身體而言闡之矣世之庸人與
鄉愿既同流合汙鮮所振拔而異
端之害道又滋甚向非先生篤志
聖學淑身以淑世起流俗而闢異
端則洙泗一脉將安賴哉翼聖雖
不敢暴棄而賦質昏愚何幸遇先

端則洙泗一脉將安賴哉翼聖雖
不敢暴棄而賦質昏愚何幸遇先
生得一發蒙也茲錄也殆將不朽
信先生者直錄乎哉有先於錄者
矣

萬曆癸丑季冬

賜進士出身

馮少墟集

序

欽差陝西提督學學校按察司副使新

安洪翼聖撰



馮少墟先生全集書序

馮少墟先生全書序

先儒云性者心之生理此一語已括
盡千古之學問矣只此生心性理四
字標門宗旨添出支離余生也闇不
足印正之但每讀吾鄉文成先生遺
書及曾叔祖緒山先生緒言詳哉其
言之也平生聞海內有馮少墟先生

恨未即見見壬子歲謫官秦中得謁先生
生聆先生之教者兩月臨岐出理學
書十餘帙謬語余謙謂多疑必屬余
訂之蓋歷途中數千里不悉釋手大
都先生之學真正孔孟之脉程朱之
派也夫得力在直透宗教見儒釋所
以分處夫辯學錄則其最著者也間
嘗撮舉之如謂人丟過理說心便是

以分處夫辯學錄則其最取著者也間
嘗撮舉之如謂人丟過理說心便是
人心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
之旨却在無善二字理欲之辯真不
啻中國夷狄君子小人彼謂無理無
欲無無亦無是大亂之道也蓋佛氏
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吾
儒之所謂生指生理告子之所謂生

指生死媿媿諸言直指中扁河源鼻
祖斯已見矣從此參透則錄疑思圖
善利編訂士語關中太華大都安頓
理字虞廷之道心孔子之至善皆是
物也蓋先生以性即理也一語為破
天荒噫即此了心性即此了生矣以
先生淡薄清真躬行君子造理之深
言之深切著明真未易草草看過蓋

先生淡薄清真躬行君子造理之深
言之深切著明真未易草草看過蓋
余歸越別先生講院中諸生環者如
堵一生問君子上達先生曰希賢希
聖希天可不是上達生再問余曰這
恰是理欲本色上達先生說明且說
下達大都達字義不但究竟極頂的
話是徹表徹裏做得一通百透纔是

他成就結果的地位嘗試與爾體認
自家可曾有好貨好色甚者有機變
的念頭否此念發時可也嘗獨知自
愧悶否慮清議否懼鬼神否怕王法
否夫此有愧慮有懼怕者是我與爾
之所不達也若小人便都一筆勾消
全然無礙此如何等心如何等性如
何等生知小人所達於下處就可反

全然無礙此如何等心如何等性如
何等生知小人所達於下處就可反
見君子所達於上處諸生為之渙然
余因語先生曰學問原了在一理字
比歸反覆紬繹是書說宗說教不啻
列眉是理譜也求心覓性我生若何
當人人自得之矣余少從父師佩先
訓生文成先生之鄉愧未聞道得先

生面命且手授諸書若灑然發覆焉
者敬復先生請以是書大頒布之何
疑何訂即曰少墟先生全書可也余
固非能佞先生直不能晦理耳

萬曆甲寅歲六月諸暨後學錢時頓
首謹題

馮少墟先生集後序

馮少墟先生集後序

蓋橫渠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之數言者古未嘗有是言之自橫渠先
生始生乎先生之後者無論聰明俊傑
之士即微有知識少能嚮往者靡不艷
慕之亟稱之以為人生斯世必如是必

如是蓋憾不于其身親見之者是人之情大抵然也審若是宜其率吾之性盡吾之才舉一世置之清寧安阜之域又揭斯道于中天令世世成永賴之休俾先生之言一一皆有明驗成效焉斯為不負先生者願迄其一時意氣之感激雖如此迨考其生平之謬戾竟如彼始未嘗不欲立心究也反傷其心初未嘗

雖如此迨考其生平之謬戾竟如彼始
未嘗不欲立心究也反傷其心初未嘗
不欲立命率也反戕其命往聖之絕學
匪惟不繼大亂其真者比比皆然萬世
之太平匪唯不開釀世之亂者歷之可
數豈橫渠先生言之必不可行失之大
而誇者耶而非然也行基之言言肖之
心其心辨者其詞確其詞確者其績著

蓋若影之從形聲之應響無一不脗合
焉者胡以徵之則今關中少墟馮先生
所著之書是也先生生同橫渠之鄉中
和之氣獨稟其全純粹之精尤擅其美
曰道曰德和矣順矣義之縷析變各
條理曰理曰性窮矣盡矣命之根極處
一一徹至質之千聖合若符節通之萬

靈毫無遺憾見地真不可階升銀使吾

一一徹至質之千聖合若符節通之萬
靈毫無遺憾見地真不可階升縱使吾
先聖再起必無間然也矣時泰風膺天
罰兩耳聾之幾五十年藉前脩遺訓開
荒耄愚蒙其于先生雖私泝之勤終秦
楚之限頃邀天幸祝鶴脩年丈惠以全
書朝夕研窮竊謂先生之言質之橫渠
之四為益已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殆匪

載之空言者比何者天地之心亟互立
矣顧天地之心何在人心是也人心必
有理以主張之而後不至於顛倒錯亂
太極默運覆載生成其顯証也先生之
言曰佛氏以理為障一切總歸于空所
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
倒錯亂依蘊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

夫人心至是幾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

倒錯亂依藉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
夫人心至是幾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
地心自先生斯言出舉凡人心皆有以
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東西易面者
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無能自立先生
為之立之也生民之命亦宜亟立矣命
附人之身心天覆之地載之鬼神鑒之
魂夢驗之命不立者心不屬身魂不附

體神禱其魄鬼叢其祟而大命傾矣先
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
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
終身誦之先生因出所刻做個好人心
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
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
然稽首而去此段光景立之斯立詎不
親見即一邑寰宇可推是生民之命向

然稽首而去此段光景立之斯立詎不
親見即一邑寰宇可推是生民之命向
胡偃仆顛損今胡振奮激昂先生為之
立之也往聖之學湮殘如綫誰與繼之
唯不知學之當講夫是以學絕不繼先
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
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
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說不得越俎故

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斯言也一細味之誰不猛省奮發
舉注聖之學既絕而復續者皆自先生
之一言始非先生為之繼之而誰為也
太平非小補之勲萬世非旦暮之近若
之何以開之先生集中載王安石一段
正與開太平相反者其言曰世之論安

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忘非是

正與開太平相反者其言曰世之論安
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
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
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
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
不過數百年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
不能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
濶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名利兼

收做古今第一一個有用的聖人幹古今
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
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濶人
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
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濶話人如呂惠
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
大功業其心以為待我事功成時方且

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寢

大功業其心以為待我事功成時方且
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褒
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安
石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
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耳夫安石神髓
盡在此處先生搜之抉之如視諸掌然
則安石之學一世不用一世之太平開
萬世不用萬世之太平開是先生為萬

世開太平又如此者由斯以談橫渠先生之四為快論也先生各指其所自出如水之有原如病之有因身斯世斯道之責者率而由之太和自在宇宙間矣昔之稱揚橫渠先生者曰一變至道若先生夫固從容中之者也其書豈非

國朝之元龜斯文之正印耶抑又因是

而竊有感焉先生報一友人書簡末云

國朝之元龜斯文之正印耶抑又因是
而竊有感焉先生報一友人書簡末云
昨因賤恙不能盡談別來體驗此心覺
過不忝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
不去即此是良知也門下以為何如引
而伸之全集中凡體天地之撰通神明
之德順性命之理類萬物之情併種之
與人為善處不啻數百萬言諸名公前

序洋之纏之昭揭闡揚備矣恭伏而思
之是皆先生此心過得去者殘廢人七
十有二筆研久荒不揣而強綴繁言非
騰口也要必如是方于此心過得去敢
僭筆之用以告夫凡讀先生之集者亟
宜知先生之心也時

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夏五月望林之

江夏龍耳老人賀時恭頓首拜書

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夏五月洵王林之
江夏龍身老人賀時恭頓首拜書



馮少墟集

序

九



馮少墟集目錄

馮少墟集目錄

卷一

語錄

辨學錄

卷二

語錄

疑思錄

卷三

語錄

馮少墟集

目錄

疑思錄

卷四

語錄

訂士編

卷五

語錄

關中士夫會約

卷六

語錄

學會約

語錄

學會約

士戒

諭俗

卷七

語錄

寶慶語錄

卷八

語錄

善利圖說

卷九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一

語錄

池陽語錄

卷十二

池陽語錄

卷十二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卷十三

序

濂洛文抄序

明道集抄序

關學編序

思菴野錄序

寓燕課錄序

理學平譚序

呻吟語序

認字測序

丁未冬稿序

秦關全書序

正學書院志序

桃園日錄序

砭已名言序

東遊稿序

斂已名言序

東遊稿序

劉氏族約序

疑思錄序

辨學錄序

馮氏家乘序

馮氏族譜序

遊秦小草序

理言什一序

涇野先生語錄序

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做人說下

講學說

夢說

天道說

名實說

勤儉說

孝弟說

勤儉說

孝弟說

顧用晦字說

箴

座右箴

贊

秦闕先生像贊

解

命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館課

聖之時論館課

卷十五

記

關中書院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館課

答同志問族譜

奉許敬菴老師

答李詢堯同年

奉許敬菴老師

答李詢堯同年

答饒暎垣同年

答蕭慕渠老師

答強睿菴侍御

與友人

答遠確齋給事

答涂鏡源中丞
四首

答楊原忠運長
七首

答喬裕吾同年

與楊晉菴都諫

答朱平涵同年

答汪明卿學博

答李翼軒老師

答江劬見比部

卷十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釋褐後書壁自警言二則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釋褐後書壁自警言二則

董揚王韓優劣 館課

雪夜紀談

書周淑遠卷

別李子高言

別李士占言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題辭

關中四先生西女語題辭

學會約題辭

關中士大夫會約題辭

輔仁館會語題辭

朱貧士行錄題辭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理學詩選跋

辨學錄跋

墓誌銘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卷十七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西郭先生傳

朱貧士傳

貢士樊公傳

楊繼母傳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祭許封翁文

祭姚西郭先生文

祭孟雲浦先生文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詩

關中四先生詠

觀書吟

善利圖

觀書吟

善利圖

自省吟

讀書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

感為賦十二絕

勉學

讀易復卦

答友人問坐馳

讀割烹章

讀數何章示門人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叅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偶書

讀陋巷章自勗

中和吟

讀陋巷章自勗

中和吟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

此志喜

卷十八

奏疏

論劾陰佞科臣疏

請修朝政疏

請告疏

公移

申飭放闕行蒲臺縣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

同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尊崇名賢行在平縣

優禮名賢行在泰安州

尊崇名賢行莅平縣

優禮名賢行莅泰安州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又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卷十九

族譜

例義

世系

世傳

外傳

譜訓

卷二十

家乘

誥命

誌銘傳表

贊

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贊

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卷二十一

關學編

卷二十二

關學編

少坡集

目錄

三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	----	----	----	----	----	----	----	----	----







